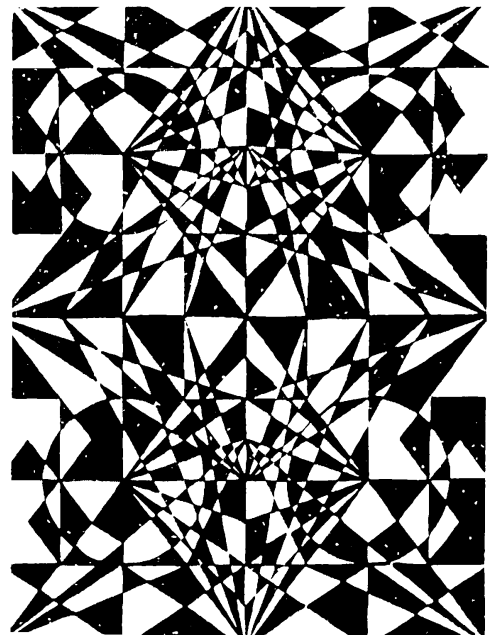


衛匡國—— 一位令人緬懷的漢學家

梁作祿著 劉賽眉譯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個來自意大利特利騰的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大陸。組成這代表團的成員包括來自意大利市議會的代表、省與區政府的政要人物，以及大學校長等。他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及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學者們會晤於北京的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總部。在此次會晤的日程表上，有一項特為紀念十七世紀的中國故友衛匡國。繼利瑪竇之後，衛氏是另一位對中國文化及科學頗有貢獻之傳教士。

公元一六一四年九月二十日，衛匡國誕生在意大利的特利騰城，此城位於風景怡人之阿爾卑斯山區。四十七年後（一六六一年）的六月六日，衛氏長眠於中國素有「天堂」之稱的杭州。衛氏曾受教育於其家鄉（特利騰）及羅馬，完成了文學、神學、及科學的教育後，於一六四〇年來華傳教。雖然衛氏在人間只渡過短短的四十七個寒暑，而且，其中約有十年的時光皆消耗在疲憊的旅程上，但他對於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一點實功不可抹。（註一）

衛氏居華的那段日子，剛好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明朝三百年來的大好江山（一三六八——一六四四）為滿族人所夷平。衛氏以拉丁文撰寫有關大明覆滅的文件 DE BELLO TARTARICO 被歷史家視為珍貴資料之一。（註二）

一方面由於戰事爆發，另一方面亦為好奇心所驅使，衛氏離開杭州，遊歷了

一些地方，足跡遙及萬里長城。在這期間，利瑪竇於十七世紀初葉所繪製的中文世界地圖已聞名遐邇。衛氏步武利氏之後塵，精繪了中國十五省之地圖，並對各城市中、中國人民生活之方式，以及一些遺址和碑文等加以科學化之詳釋。當衛氏重返歐洲，他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地方出版了一份中國地圖。在數年間，這份地圖不僅重版，而且被譯為九種歐洲語。（註三）衛氏在地理學上之貢獻使他揚名國際，並被譽為「中國地理研究之父」。（註四）

除了對中國地理有研究之外，衛氏也曾以拉丁文編寫中國歷史。第一部份於一六五八年在慕尼黑出版，且翻譯為幾種不同的語言。（註五）一六五九年，衛氏返回杭州，着手編寫第二部之大綱，可惜，這大綱於衛氏死後不久便遺失。

衛氏在杭州建築了第一所天主教堂，又竭盡全力發展該地的基督徒團體。一如利瑪竇，衛氏亦是一位熱衷於向中國人宣揚基督喜訊的傳教士。但另一方面，利氏與衛氏首先使他們自己成為中國的「親善大使」。他們不僅把西方的科技帶給中國人民，而且還喚起了歐洲對中國文化之興趣及賞識。衛氏深為杭州教民所愛戴。當衛氏冒險由歐洲返杭州後，該地的教民慣稱他為「海軍上將」，也許這特指他魁梧的個子而言，也可能因為他處事屢屢表現出勇毅之精神而得此美譽。人們發現，在他死後多年，他的屍體仍完整未腐。（註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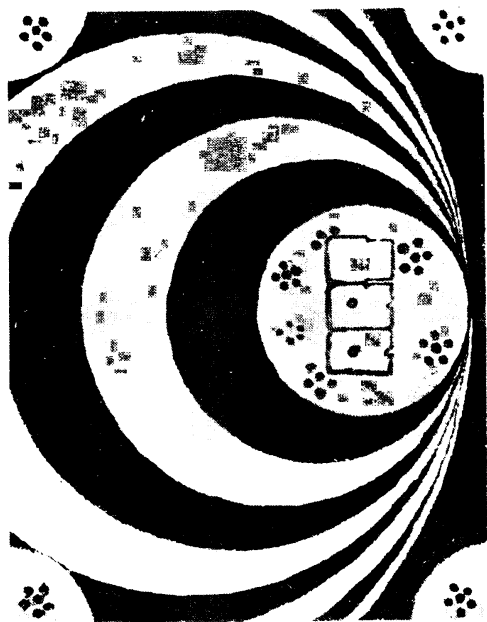
在衛氏的傳教工作上，他極尊重及愛慕中國。他深信只有透過中國文化，福音的訊息才能真正地滲入民心。可惜，十七世紀中葉來華的傳教士，大多數都不了解這一點。他們認為，某些中國的民間習尚與基督徒信仰的內涵有衝突，因而顧慮到利瑪竇及其同伴所用之傳教方法會損害到福音理想的純真。衛氏面對這長久以來的爭辯，極欲平息。他曾極力向羅馬教廷及教宗解釋，說明中國的基督團體不但慷慨大方，而且具有真正的基督徒精神。衛氏在他的一份名為「基督徒的數目和質素」的報告上記載，在公元一六五一年，約於利瑪竇來華後七十年，皈依的中國信徒已達十五萬左右。（註七）這份拉丁文報告寫於羅馬，時為一六五四年。在這份文件之末，衛氏並曾列舉其同道以中文闡釋天主教教義及信徒之生活方式的所有著作。衛氏亦曾著書三本：一本論及天主的存在與人皆有靈魂，另一本論友誼，其餘一本論佛教信仰及其「再生」之說。衛氏所列舉有關宗教之中文書目共五十三項之多，此皆為耶穌會士七十年來在華傳教之成果。在這五十三項宗教著作中，大部份由八位意大利傳教士執筆（約有三十二項），十一項為葡籍傳教士之作品，其餘的則是西班牙、德國、和比利時傳教士的貢獻。衛氏指明，在這書目以外尚有其他關於科技的譯作未包含在內。

在近期所出版的歷史研究雜誌裏，北京社會科學院中亞研究所馬雍教授曾寫一文，題名「近代歐洲漢學家的先驅馬爾蒂尼」，稱衛匡國為現代歐洲漢學之先鋒。（註八）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最近亦從事他項有關衛匡國的研究。同時，杭州市官方亦邀請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明德研究衛氏之作品，特別是他與杭州有關的著作。衛氏的墳墓在文化大革命時已為紅衛兵所摧毀，但是衛氏所建蓋的教堂在一九八〇年的聖誕節却重新開放為禮儀之用。

一九八一年十月，在特利騰城會召開了一次國際性的會議來研討這位中國故友的生平與著作。衛氏不但是位歷史家、地理家，而且是一個篤實的宗教信徒。兩位來自北京的學者和一位杭州市的代表也出席了這次聚會。深盼藉着對衛匡國的紀念和對其作品的重新探討與出版，有助於促進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友誼和合作。也盼望透過這位偉大的傳教士，中國人民能夠進一步認識基督宗教的真相。

就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訪馬尼拉時說：「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從一開始就欣賞中國文化，他的榜樣啟迪了許多傳教士。」（註九）衛匡國就是緊隨利氏芳表的一位。縱然誤解會使歷史蒙污，但更深的了解可使歷史重新開始。當今教宗也曾如此說：「縱然過去曾有困難，但一切業已過去，現在就讓我們仰瞻未來吧。」相信衛匡國這位歷史學家亦會同意教宗這種積極的看法。

（有關本文附註，請參閱本刊頁五一）



塞外的基督信仰（中）

貝文典著
李國仁譯